菁齋讀書錄

菁齋讀書録卷上

三皇制器論

南皐子曰易大傳伏羲始畫八卦作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蓋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謂鮮食自伏羲始也謂耒耜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制始於黄帝非謂衣服自黄帝始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遂謂鮮食自伏羲始粒食自神農始衣服冠屨自黄帝始殊不思生民之

類非若鳥獸之食昆蟲草木以自活也非若鳥獸之有羽毛鱗甲以自衛也非有食也何以充腸腹非有衣也何以蔽軀體非有冠也何以捍風雨非有屨也何以踐霜雪今必曰鮮食粒食始於羲農衣服冠屨始於黄帝則伏羲以前之無食也不勝其飢黄帝以前之無衣也不勝其寒而生民之類不幾於滅乎夫謂鮮食粒食始於羲固不足徵猶爲無害於義乃若謂衣冠之制始於黄帝遂使後世肖羲農之像者皆無衣服冠屨之儀元時廟貌徧於天下皆被以木葉而已且八卦之畫網罟耒耜之作千萬世所不能易

非神聖智巧之至不足以及此而終不能為衣服冠
屨以避風雨霜雪之患耶况結繩網罟非絲麻則不
可以為之意當時必有絲麻以為布帛織皮以為裘
褐衣服冠屨必皆有之但質野樸陋至黄帝而始為
冕旒充纊玄衣黄裳之制則文且美耳傳謂伏羲制
嫁娶以儷皮為禮作二十五絃之瑟神農削桐為琴
糾絲為絃則皮革絲縷之用當時固已有之此雖非
出於聖經儒者未必深信要之羲農之王天下必不
止於衣木葉而已凡為羲農之像者當加之以衣服
冠屨可也

又

三皇之制器也八卦網罟始於伏羲耒耜市易始於神農衣裳舟車牛馬門折杵臼弧矢始於黃帝至於宮室棺槨書契則泛言後世聖人盖兼指羲農而言觀伏羲之八卦則當有書契之作矣觀神農之耒耜則當有宮室之作矣學者以其文繫於黃帝之後故但指為黃帝所作又謂宮室以下三事以上古後世對言見未造此物之前別有所用其餘不云上古者見未造此物之前皆無所用予以為不然盖因民食鳥獸之肉也而後教之以佃漁因民食草木之實也

而後教之以稼穡既有穀肉而後興聚貨交易之事既有佃漁而後為服牛乘馬之法舟楫未作之前亦必乘桴而濟矣不然則凡川澤不可得而濟伏羲何以王天下哉杵臼未作之前亦必脫粟而食矣不然則凡穀粟不可得而食神農何以教天下哉方重門之未設必有門戶以防禽獸之患者矣但不若重門之利耳方弧矢之未作必有器械以除禽獸之害者矣但不若弧矢之利耳如曰未造此物之前更無餘物之用則吾不信也

克儉德論

傳曰堯茅茨不翦土堦三等南阜子曰堯未必然也堯之道允執其中而已以堯之奄有四海君臨天下而儉如是豈得為中乎以經考之玄纁文繡聖人非不用也而用之於衣裳黼黻之制珠璣琳琅聖人非不用也而用之於機衡圭璧之屬但用於其所當用而不及後耳使其朝諸侯之際垂衣裳執珪瑁奏六律八音之樂受五玉三帛之贄而乃舍茅茨之下土堦之上其可乎或曰茅茨土堦蓋其燕居而非正朝亦猶禹之惡衣服而美黻冕云

殷民叛周論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
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黄昭我周王是言人心
悦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弱亂
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猶難故先儒謂大誥
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為殷人
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
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
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
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於予伐之
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

心之不易服我南皐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筐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犂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焦類無遺哉不過殲

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

民亦皆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辨之

周頑民論

先儒謂周公之待商民也厚成康之待商民也薄是以多士多方周公反復折以大義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未嘗斥之以為頑也至於成王之命君陳則曰爾無忿疾于頑康王之命畢公則直指其民為頑民以為目其人為善人矣庸知其人不慕善而改過乎目其人為惡人矣則彼聞之必忿怨不已何望其改過以從善哉是成康不逮聖人馭下之柄矣予以為不然多士多方皆周公傳王命以告商民也豈有告其人而斥以為頑哉者君陳畢命成康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者也非告殷民也斥之以為頑亦不為過也非

告其人而欲曲揜其姦德滅義者以為多士不亦迂乎讀者不察告民與命官之詞不周而妄試成康待商民之薄且謂周家忠厚之意自此而銷爍則亦甚矣

豫讓論

遷史以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為刺客以予觀之則有未嘗焉者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魯莊公懼割地與齊和後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沫執匕首劫桓公以求歸所侵地沫肆匹夫之勇以劫諸侯固不足道然其以身殉國非聶政荊軻之可比也專

諸吳人也為公子光刺吳王僚乃弒君之大賊豈但為刺客而已哉聶政為嚴仲子殺韓相俠累荊軻為燕太子刺秦王則固刺客之尤而死不足以善其道者也至於豫讓臣事智伯甚見尊寵遇以國士則智伯固其君也君為人所殺而捐軀以報之臣職所當然也其不幸而事不成天也乃以之與身為弒逆代人報仇者並列為刺客不亦謬乎觀讓之友勸讓以委質於趙求報襄子而讓荅曰既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也此數言者凜然

君臣大義皎如日月可以垂戒天下後世而無愧者
也當是時周道衰人紀壞而讓獨為其君報仇如此
可謂能守君臣之大義者矣或曰智伯始帥韓趙魏
反共滅之夫智伯信所謂好利而鷙者也豫讓事之
而不去為不智不去而不能止其貪暴為不忠乃拳
拳於國士之報尚何贖哉曰不然讓先事他君而不
說及事智伯而智伯尊禮之則固不當去矣且讓之
明孰與智過讓之識孰與郄疵二子預見韓魏之變
以告智伯智伯不聽使讓能言之亦豈見聽哉夫以
由求孔門高弟猶不能不仕季氏而其仕季氏也亦

不能止顓史之伐智伯之貪不臧季氏而讓之賢不逮由求如欲其不臣智伯是望之以為曾閔也如欲其止智伯之貪暴是望之以為伊周也伊周曾閔之行由求之所不能也而謂讓可為之乎然讓雖不可為伊周曾閔而其懷不二之心以守君臣之大義者則卓乎不可與剌客伍也予故著之以告讀遷史者

項羽論

項羽據下之敗嘆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楊雄氏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予以為羽之亡實天亡

之也羽但知天之亡已而不知已之所以獲罪於天
耳秦為不道天既剿絕其命羽詐坑秦卒二十餘萬
從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掘始皇冢卒之弑義帝江中
真所謂亡秦之續耳天安得不亡之哉揚氏以為非
天之故失之矣

留侯論

蘇子瞻謂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
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故圯下老人所為深惜乃倨
傲鮮腆而深折之使有所忍竊以為恐不然也夫子
房家世相韓々亡欲為報讎而不可得及秦并天下

欲帝萬世子房見其勢如雷電鬼神豈能逆知其還至族滅而可待以酬素願耶且秦法雖酷而防衛甚疎故將墮乎荆軻秦舞陽之計子房有見於此安在其博浪之椎之不擧也使於此而不擧則報韓之志何時可伸耶其意蓋曰吾所以為此者為君親耳雖死亦不憾也況韓既亡房孤身立藉使有湯武之德則亦不能佐以興復矣今必責之以伊尹太公之事不亦難乎彼荆軻聶政代人報仇而死不足以善其道乃援之以況子房蓋亦甚矣若夫圯下老人之儆史云子房欲毆之而閔其老使老人果少焉子房未

必不之毆也子房忍辱以事之者俟觀其言何如耳使其言無益子房亦豈無怒哉然其言有益焉如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此子房所以佐漢高以擒韓信滅項羽也然則子房愽浪之擧不可謂不智而老人教之忍者初不在乎圯下之辱而存乎其書也歟

韓信論

綱目書法罪當死者則曰某有罪伏誅罪不當死者則曰殺某官某韓信之死也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豈信之罪不當死乎曰信之罪固當死矣而其死者非漢誅之呂后殺之也曰信欲襲呂后太子

以為誅逆后為漢社稷計而致之死非為己也今必
曰非漢誅之乃后殺之何耶曰不然是時天下既定
惟陳豨反於代高帝自將擊之而信舍人弟謝公著
得罪於信信將殺之乃走漢言信與豨通欲從中起
以應豨信果反矣既擒而獲之亦當繫獄以俟帝歸
聲其罪而誅之可也婦人之義不得預政乃即擅變
告之言以赤元勳之族故綱目特書曰后殺淮陰侯
韓信夷三族所以著呂氏之失也夫以高帝臨馭天
下而后擅殺如此卒之人彘之毒趙王之鴆以至專
制海內盡王諸呂而幾危劉氏者其幾已萌於此矣

綱目安得不著其失以示戒哉夫杞伯姬為子求婦而春秋猶書之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況呂后之失為尤甚者乎學者不得其意而疑信不當死殊不知大書以提要者既有以著呂氏預政之失而分註以備言者又有以詳韓信反逆之誅其垂戒可謂備矣

鄧攸論

晋鄧攸逃石勒之難步走擔其兒及弟之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于樹而去其

後不後有子時人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於乎父子至親雖顛沛之際亦惟一子則當竭力以圖兩全不幸而及禍然後死生存亡一聽之天可也乃棄之若草芥既朝棄而暮及又縶之而去則父子相戕而陷於不仁矣不仁而無後矣理必然也予嘗見有置酒者召伶人獻技以娛賓客伶人設為攸事使孺子為攸子悲啼彷徨之狀衆賓皆為之灑泣夫千載之下見其彷彿者猶不勝悲如此而攸何忍之哉然則若攸者可謂厚於兄弟而薄於父子者矣其所厚者固可以為後世法其所薄者亦可以為後

世戒也

虞書夏書辨

先儒謂堯典虞史所作故曰虞書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愚竊以為不然夫堯典待虞史作舜典待夏史作則夏書之作將待商史商書之作將待周史乎藉使二典為虞夏之史所作亦不當名為虞夏之書猶後世晉書修於唐而未嘗名唐書唐書修於宋而未嘗名宋書也蓋古者墳典之書皆當世史官所記堯典唐史所記舜典以下虞史所記夏商周之書各其史所記意必編年紀事各備一代之制至夫

子集而刪之以為百篇之書而刪定之後唐史所記惟堯典一篇虞史所說則舜典以下凡十五篇唐書約而虞書多且堯典篇末即載虞舜之事與下文舜典文勢相續故省唐書之稱而總之曰虞書也先儒有見於篇首稽古云者意為虞史之言然既云舜典以下夏史所作則禹臯二謨之首亦何以有稽古之稱哉是以為史氏之稽古者非也或由是而疑以為堯舜禹臯稽古言聖賢皆稽古道而行者按周書言稽古者二曰惟稽古崇德象賢其下崇德象賢即稽古之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其下建官亦稽古之

事今以為堯舜禹皐稽古而下文則称其功德之盛
謨之美初非見有稽古之意是以為聖賢之稽古
者亦非也蓋所謂稽古者夫子刪定之際潤色之詞
也歟

堯命羲和四子

新安陳氏謂諸家以分命申命四子為作四時曆其
說不通惟朱子訂傳以此四節為曆既成而分職以
頒布審訂考驗者方為可通愚竊恐其不然蓋上文
敬授人時者是言曆既成而頒於民即古者以冬頒
來歲之朔也而分命申命四子者正欲其考驗已行

之曆而均次將來之曆耳如羲仲則以春分之旦察旭日之景於時而為卯中於地而在卯位則日景正而曆無差矣然不但已也又驗之晝夜之刻又驗之中星又驗之人又驗之物果皆無齟齬焉則曆信無差矣此考驗已行之曆然也其曰平秩東作者則欲其均次明年之春曆以俟冬而頒之亦猶今欽天監編次來歲之時之曆春夏之交其功已畢此均次將來之曆然也訂傳既曰分職頒布又曰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夫分職以考驗可也分職以細布者豈羲仲頒春曆羲叔頒夏曆和仲和

叔頌秋冬之曆乎来必若是紛紜而不統於一也陳
雅言推衍其說以為春分之旦先測日景日景既正
然後以春月歲功方與之事均次先後之宜以頒於
民夫以唐虞萬邦之廣而待春分之後始以曆之節
氣授之有司其能及於天下乎其說尤不可通矣詳
味經意非必先測日景而後平秩東作觀下文於義
叔先言平秩南訛而後言敬致於和叔止言平在朔
易而不言日景為可見矣蓋平秩平在云者命四子
以作四時曆而不拘拘於分至之日其餘考驗之事
則皆在分至之日也

南廣水非黑水之辨

禹貢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蔡傳云地志黑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撿水經之說為近之而以為在南廣則非也漢之張掖即今甘州甘州之西十里許有水焉名為黑河自西南山中来折流入于西北荒遠莫窮所之此得非水經之所謂黑水乎其源出甘州而在雍之西北其流入南海而在梁之西南其正西則盖流繞崑崙析支之外皆人跡所不到而無所據見故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以其

在二州之西也地志犍為郡即今叙州府南廣縣即今南溪縣顏師古註但云南廣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初未指為禹貢之黑水也至輿地志以為禹貢黑水而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大一統志皆襲其謬殊不知南廣溪在叙州之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部蠻部經永蛾夷國過廣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其源狹小其淺處皆可涉且其流入岷江而趨東海何以謂之至三危而入南海哉又蜀郡縣舊志載永康石泉二縣亦有黑水則蜀之黑水凡三皆非禹貢之黑水也

麗水非黑水辨

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瀰諾江其曰麗水即古之黑水也按雲南貴州志金沙江即古麗水源出吐蕃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以犁麗聲相近故又呼麗江歷鶴慶北勝至姚安則黑白二鹽井江入馬至東川府則名納夷又名黑水下流入蹋畔部歷建昌烏蒙北流至馬湖出叙州入江今樊氏以為入於南海非矣又雲南之西南緬甸有大江廣五里亦名金沙江源出西番而徑趨南海得非禹貢之所謂黑水源

出[illegible]枚而流入緬甸乎是金沙江有二其在緬甸者流而南其在麗水者流而北也樊氏但知金沙江之為麗水麗水之為黑水而不知其彼此異源南北殊流故誤如此

西珥河非黑水辨

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袤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按雲南志大理府西珥河即古葉榆澤其源出鄧川州賧北山下至大理則合十八溪之水而豬為澤與漾備江合流

入瀾滄江以歸南海樊氏以麗水為黑水者固非矣而程氏又以西珥河為足以界別二州殊不知西珥之水出鄧川至葉榆始大則其源流皆在西南徼外亦何足以別梁雍之境哉

三危山辯

書傳云三危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又云麗水即古之黑水三危山臨峙其上夫麗水即今雲南之麗江也謂三危臨峙其上則三苗三危皆遠還為蠻徼舜之竄三苗也以南方之夷未必仍置之西南夷之境要之在燉煌者為是故後漢西羌傳詳

謂三危在燉煌縣東南也況麗水既非黑水而黑水出張掖三危在燉煌則與經所謂道黑水至于三危者合且三危既宅之文繫於雍州山川之後則臨峙麗水者為不通而在燉煌必矣

和夷辨

書傳云和夷地名晁氏以為二水和水即雅州和州夷水出巴郡魚腹縣東南過佷山縣又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按魚復今夔州府奉節縣佷山夷道皆今荊州府長陽縣地夷水即長陽之清江源出施州建始縣行數百里至長陽由故佷山縣以下始通舟楫

至宜都縣入江然既謂和水出雅州而夷水乃在巫山之陽荆州之境相距四千餘里經以和夷並稱未必如此之相遠也且梁之西南皆夷和夷指夷落言意如島夷萊夷淮夷之類云

雲夢非澤辨

雲土夢作乂傳以為澤名雲土者雲之土見夢作乂者夢可耕治也按澤水所鍾也既曰雲之土見夢可耕治則地也非澤也禹貢載諸州之澤若雷夏則曰既豬震澤則曰底定菏澤則曰道菏澤被孟豬是皆見其為澤之象昌嘗有謂土見而可耕治者哉以雲

夢為澤周職方始有其文而釋者又謂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由今觀之西自枝江東抵江夏南望華容北距安陸地方千里而江漢洞庭實交流其中脫有八九百里之澤又何地足以容之哉今荊州之地實平曠而多陂塘意當時江漢洞庭水溢則平地皆水及水患已去故雲之土見夢可耕治也是雲夢在當時為二地至周始以名澤職方之雲夢固非禹貢之雲夢也然楚水之所鍾者莫大於洞庭職方捨洞庭而言雲夢且又無明跡之可指安知其所謂雲夢者非洞庭乎恐洞庭之在

周為雲夢亦猶在禹時為九江也

九江孔殷非因於江漢

元時科舉之文謂九江孔殷由江漢朝宗而然意江漢為大九江為小大者有所歸則小者無不正殊不知九江之出於南者其派雖小而鍾為洞庭則甚大今洞庭之與江合者其勢相埒而無所相資又況與江合流數百里東至大別而後與漢合至今學者猶師其說而亦曰九江之甚正因江漢之朝宗非矣

三峽不經見

天下山水載禹貢者四十有五蓋莫有險於三峽者

禹之道江未必不用力於此而三峽不經見何哉曰岷山道江則江之源有所濬矣江漢朝宗于海則江之流有所歸矣今三峽實據荊梁之交而荊梁載江之首尾如此其備則三峽不待言而見矣或曰禹貢書法貴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豈三峽雖險而無蔽障以煩疏鑿哉曰是不然禹道江之後三峽中猶有巨石橫截中流行人易舟沿泝者至宋郡守趙氏始鑿而去之然後沿泝無易舟之苦故名其處為趙江豈有大江行數百里亂石巉巖之中而無蔽障之可去者哉郭璞曰巴東之峽夏后所鑿

盖亦謂因其蔽障而鑿之耳

雲南歷代通塞

史記楚莊蹻始通滇其後秦常頞畧通之至漢武又通焉始置郡故世儒皆謂三代以前未通中國然義叔之宅南交而在交趾則雲南之東南徼也大禹之道黑水而入南海則南雲之西南徼也意雲南在當時即所謂建五長以率之者至周末而塞焉故後人遂以為自周以前未通中國亦猶秦漢既通之後歷代或通或塞則周以前通塞之靡常者盖亦如是焉耳

荊揚齒革之貢

或問荊揚不產犀象而禹貢荊揚皆以齒革爲貢何歟曰林邑交趾徼外諸國皆有齒革而在荊揚之域故荊揚以齒革貢也曰其地始闢於秦漢三代以前未通中國何貢之有曰南徼雖自秦漢始置郡縣而在唐虞之時必建長而來王者況經言揚州之貢島夷卉服所謂島夷正指海嶠諸國而言卉服出於島夷則齒革之出於島者夷又何疑也

風雅頌聲同

先儒謂雅頌聖賢君子所作正風乃親被王化者所

作至於變風則往往出於閨房媵妾之屬里巷猺奔之人山野田獵之子夫如是則列國風氣不同土俗亦異其聲之詩者宜不同矣而乃有一句累出者如彼其之子王風及鄭魏唐曹之詩皆有之有二句重出者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邶衛之詩皆有之有四句重出者如齊風之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豳風之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但易一二字耳國風雖有革變之異其亦與雅頌異矣今其詩如王事靡盬為句凡十有一樂只君子為句凡十有七心之憂矣為句

二十而國風大小雅皆有之有二句同者如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糾々葛屨可以履霜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之類國風及小雅皆有之有三句同者豳風之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小雅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但更二字而已有五六句同者召南之詩曰喓々草蟲趯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々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小雅之詩曰喓々草蟲趯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々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但更一句而已其餘音響之相似者不可枚舉且變風之詩有淵奥難曉者先儒謂後世工文

之上所不能及信矣予意當時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之里巷歌謠者未必如是之文也亦未必如後世為詩者之相蹈襲也盖太師隨其事意裁削潤色而使之文耳此其所以詞有淵奥而句有雷同者也況孔子刪三千以為三百使其言有不文者則亦安得不釐正之哉由是觀之風雅頌之體雖不同而聲則同其采于里巷者雖淵奥未必不文於大師之手或謂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或謂采于里巷者自爾其文予皆未信也

箐齋讀書卷上

箐齋讀書錄卷上終

箸齋讀書錄卷下

周正

或問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

長子之爲第一子也皆故可謂之歳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爲歳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歳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歳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

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乎然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參考而詳列于左云

易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陰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

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此亦可見矣

書

三正之説始于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

以建丑之月為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正書謂舜承堯改正朔則此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旦日受終于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終始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于禹承舜亦以建寅為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為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桑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

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是謂周又改時與月可謬謂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近世汪氏謂以唐曆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於子為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于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業令

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揜者後世不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記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狩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爲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爲可見矣

詩

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

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為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為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為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

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迭嘗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數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因其

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狥私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也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

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父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之痱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起曰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

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奥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

如初執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持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後舉之如初故周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為嫌故別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于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

宰帥屬覲者皆在正月也況冢宰懸治象者挾日斂
之則不過旬日而即斂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
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徃觀哉不
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在如山虞之仲
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
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
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
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
乎薙氏之春令為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
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

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辨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為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禮為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

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

漢儒之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為著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時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于

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守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

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于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

缺文恐雨雪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洪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則為雹〻且大焉則雖冬且為異況秋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

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氷者可知矣二月無氷者仲春獻羔開氷先薦寢廟今當廟薦而無氷焉則凡以後之祭無氷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

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水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着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

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
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為七月則何有麥
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
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
而麥之利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
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何
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
誤字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隸之後安保其
傳錄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
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昭十乙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
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
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
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
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
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於比蒲定十三年夏
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
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蒐於比蒲者又當為夏
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

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

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

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場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

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于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註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令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羸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朔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矣而始皇

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奧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頴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頴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羸秦

視三代誤矣

予作周正辯欲求正于四方有道之士而或嗤焉惟黃門童公許之且謂嘗見元儒戴氏亦如此說但今求其集未得

堯命契為司徒焉

史記謂堯與契皆帝嚳子許慎說文契為堯之司徒蓋有據而云也故書舜命契以數五教但申命其舊職而已孟子曰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正指堯命契言故下文實以放勳之命而朱子集註以勞來數言為命契之詞是也學者不知舜之命契為申命故

誤以此章為舜命契而於下文放勲之命為不通矣

三代直道而行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子註云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言三代以直道待其民而無所私曲我今豈可以枉道待之而有所毀譽哉集註之意簡而精矣諸儒不得其說乃以屬之三代之民故謂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則非經傳之旨矣今不必以集註求之但將三代二字易為夏商

周而熟誦之曰斯民也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誦之再四聖人之意瞭然自見矣是謂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其民何預哉

伯牛之疾

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也夫癩者未遽死其死者必徧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雖夫子惜之亦必不執其手矣癩之說非是

川上之嘆

川上之嘆程朱以為道體不息信矣請衍其說曰日月

之升沉寒暑之代謝風霆之鼓舞雨露之沾濡山岳之高峙河海之下流草木之榮悴鳥獸之生育萬化各底其成萬彙各得其所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道流行於兩間者然也川流固道體中一事聖人偶因所見而嘆之耳逝斯二字皆指道言吳程以逝字指道斯字指水非矣故學者因其言而誤以水為譬道也

飲不可以醉為節

許氏說文曰醉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于亂也一曰潰也其曰不至亂者蓋祖述論語惟酒無量不及亂

之言耳雖有垂戒之美意而非字之本義也予以為醉者飲卒其量而浹洽為則殨矣未敢必其不至亂也何則醉猶寐也亂猶夢也寐者多夢其不夢者寡矣醉者多亂其不亂者亦寡矣方其將寐而未寐也猶或之覺及其既寐則冥然而已方其將醉而未醉也猶或之覺及其既醉亦冥然而已醉而冥然則耳無聞目無見言動作止皆失其度如詩所謂憣々怭怭僛々傞々者矣安在其不為亂哉是故醉者亂之端也亂者醉之發也飲而及亂醉所為也飲而不及亂者不醉而後能也故文王毖酒之訓曰德將無醉

言飲者當將之以德而無至醉也詩言天子之燕諸侯雖曰不醉無歸是不過述其勸飲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言飲而不至喪德喪儀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喪德喪儀乎禮載鄉飲之義雖曰修爵無筭是不過表其合懽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節文終遂安燕不亂言飲而不至廢事廢禮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于廢事廢禮乎至於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是君雖以醉為勸賓雖以醉自任而坐作升降不失其節則亦未嘗以醉而

志禮也若夫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醉且亂矣然此
夫子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非常飲也如許氏
之說則醉者不至於亂而凡飲者皆不可以不醉也
其言之弊將不率人以酗酒而違文王之訓乎夫子
嘗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此雖聖人謙己以勉人
而實戒人之醉也至於惟酒無量不及亂者蓋以
人之於飲有能與否故不為量雖不為量亦不欲其
醉以及於亂也朱子註云酒以為人合懽故不為量
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蓋取夫許氏之說而未之
察也

讀汲冢書

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竦迂無百篇雄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當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縣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玄鉞縣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仇也

武王奉行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其君又以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仇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惜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為奇也而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于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阻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戎

蚩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崩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菁𦏧讀書錄卷下終